

日本电影剧本

《沙 器》 《望 乡》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电影剧本

《沙 器》《望 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橋本忍 山田洋次

沙 の 器

根据日本《电影剧本》1975 年第一期译出

広沢栄 熊井啓

望郷——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

根据日本《电影旬报》1974 年 11 月下旬号译出

出版说明

一九七四年，日本共拍摄了一百六十部故事片。今年初，日本各大报刊对其中的某些影片（如《沙器》、《望乡》等）大肆鼓吹。几家日本资产阶级报刊都把《沙器》捧为“近年来前所未有的好影片”，赠予一九七四年度日本电影一等奖。《望乡》也被选为一九七四年度日本十部优秀影片之一。

《沙器》描写一个贫苦的青年，依靠个人奋斗和运气，成了著名的音乐家后，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世就会丢掉既得的名誉、地位和前途，因而不认其父，最后还杀死自己的恩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影片的名称，寓意人生犹如沙制的器皿，虽然一时成了器，但一经风吹雨打，就毁坏殆尽。作者以此说明主人公事业的成败，都是命定的，其目的在于宣扬反动的宿命论和血统论，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根源、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作者还站在同情的立场，去渲染主人公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极力美化日本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警察。

《望乡》的历史背景时期是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当时，日本统治集团把大批渔村农寨的劳动妇女，卖到南洋一带作妓女，赚取外汇，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故事描

写了一个出身于九州天草地区的贫苦妇女阿崎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但由于剧作者的阶级立场，影片没有揭示日本劳动妇女身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日本劳动妇女的解放，同日本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剧作者却模糊了这个阶级关系的实质，把造成日本劳动妇女苦难遭遇的原因，归结为“男人压迫女人”，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

这两部影片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资产阶级电影的现状，以及从反面认识日本当今的社会情况，因此我们将剧本翻译出版，供有关文艺部门和专业人员批判研究。

一九七五年七月

目 次

沙 器.....(1)

望 乡.....(111)

1 沙滩

小孩堆小沙丘的手。

小孩的手指头，在沙丘顶端钻了个洞眼。

还是这只小孩的手，捧来海水，细心地往钻成碗形的洞眼里灌。洞眼里的水，渐渐往沙里渗，洞眼四周的沙变成黑色。

小孩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插进沙丘，将被海水渗黑结成碗状的部分捧了起来。

双手捧着它，缓慢地搬到石头上，准备并排放在刚才做好的沙碗旁。

可是，石头上的沙碗，已经干涸变形。手上捧着的那一个，也赶上一阵风，被吹得七零八碎，完全毁坏了。

2 字幕：

沙 器

3 东北线 羽后龟田站

盛夏的早晨。

短途区间列车徐徐开出站台。

字幕：

从上野乘直达快车羽黑号驰行九个小时，在羽后本庄改乘区间列车，第二站就到秋田县龟田镇。

4 车站的出口

东北村镇上一个紧贴着山的荒僻的车站。

在蝉的鸣叫声中，两个男子面带倦容，夹杂在稀少的旅客里，走出车站。今西（四十六岁）、吉村（二十七岁）。

吉村：今西，上哪儿吃饭？

今西：哦，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解决吧。

5 车站食堂

铺面的一半成了出售土特产的地方。

顾客除今西、吉村外，别无他人。

吉村大口吃着盖浇饭。

今西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今西：到底是年轻人啊。

吉村：啊？

今西：能吃能睡，你真行啊。

吉村：今西，你没睡好？

今西：哦，刚到鹤冈附近就醒过来了。

吉村：（笑嘻嘻地）那，你又作诗了吧？

今西：头次来东北，本想胡诌几句，可工作没完，哪有心思呢。

6 镇上的街道

一条盖满灰尘的马路。古镇上的一排排房屋。

今西、吉村走在路上，响起橐橐的脚步声。他们的前方是一座警察局的破旧建筑物。

7 岩城警察局 局长室

局长在交替地看着两张名片。

警察厅侦察一处警官^①今西荣太郎、西蒲田警察局便衣警察吉村弘。

操东北口音的局长，带着几分紧张的神态，接待远方来客。

局长：起初你们以为龟田是人名吧？

今西：对了，侦察总部已经委托警察厅，通报东北各县了。可是受害人的线索，还是毫无头绪。

局长：唔。

今西：最后就剩下卡梅达^②这句东北话的线索了。我们经过反复琢磨，断定可能是个地名，所以就跟你们联系，随即就……

局长：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特地从远方赶来，辛苦了。……正象你们看到的，这里是个小村镇，只要发生一丁点事儿，马上就会家喻户晓的。情况我们已经汇报过了，不

① 原文“警部补”，是警官职务之一，地位次于警视、警部。

② 日语龟田二字的读音。

知对你们有没有用处。据说，那个男子住在朝日屋，这家旅馆在本地也是个老铺子了。

8 朝日屋

一所古色古香的房子。

翻阅旅馆的店簿。今西、吉村在笔记本上记下：

茨城县水户市五轩镇 山平忠介

旅馆老板满口地道的东北腔。

旅馆老板：那是个陌生的顾客，长相和衣着很不象样，所以我们不想收留，但他说钱嘛，不必担心，先交款也行。

吉村：房钱如数付清了？

旅馆老板：是的。他清早离店的时候，还给女佣人小费呢！

吉村：那人有什么特征？

旅馆老板：啊？

今西：他个子多高？是一般个子，还是……

9 镇上的街道

烈日当头。

一名便衣警察领路，今西、吉村跟随着。

10 挂面铺前

晾乾了的挂面，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面铺老板娘向今西他们说明情况。

吉村：是在这儿附近吗？

老板娘：不，还要过去些。

吉村：那么，就在那一带罗。

老板娘：对，对。

吉村：那人就在这儿一直站了半个钟头？

老板娘：不，有时蹲下，有时来回走动……这人有点奇怪。

吉村：此外，他再没干什么别的？

老板娘：是的。他象是在看我们做挂面，又好象不是。简直叫人捉摸不透。

今西一言不发，始终定睛望着吉村同面铺老板娘攀谈。

11 衣川河边

欢乐声。孩子们正在河里欢快地游泳，激起一阵阵浪花。

岩城警察局的便衣警察、今西、吉村站在堤岸的草丛前擦汗。

吉村：那人就在这里躺过？

便衣：是的。

吉村：只是在这里躺过，没干什么别的吗？

便衣：这里没有闲逛的人，所以他很显眼。光是看到他的人，我接触的就五六个。

今西：（略加强语气）打那以后，那个人就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这个镇上露面啦？

便衣：是，是的。

今西默默地点了点头。

12 山冈的道路

今西和吉村在一棵老樱树的树荫下，蹲了下来。

眼前是街道两旁的部分房屋和河流，远方是日本海。

岩城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正在那边同镇上的过路人悠闲地攀谈着。

今西：要说白费劲儿，不如说办不到。在旅馆店簿上登记的，恐怕是个假名字，地址也是随便捏造的，况且他在这个镇子里只呆了一天，就说跟踪追迹，也没个线索啊。

吉村：不过，为慎重起见，咱们是不是先到附近村镇调查一下？

今西：我认为这个任务可以交给当地警察去完成。

吉村：那么，今西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该结束这个差事回去罗。

今西默不作声。

吉村：（失去信心但故作认真地加强语气）咱们好意思空手而归吗？

今西双眸凝注着吉村。

今西：（抑制感情）咱们专程来到秋田县，不带点象样的礼物回去，当然对不起侦察总部的同人罗！

吉村一言不发。

今西：侦察工作嘛，有时匆忙一阵，甚至碰钉子，也在

所难免……至于那个人的情况，当然可以委托给当地警察去调查。不过咱们既然来了，也不妨去附近村镇调查调查，看有没有人最近到东京去至今还没有回来的……要知道，除这句东北口音的卡梅达以外，咱们再没有什么稻草可捞了。

吉村在聒耳的蝉声中，仿佛不耐烦似的，遥望着笼罩在远方天际的北海水平线上涌起的滚滚乌云。

然后，突然吐出这么一句话。

吉村：东北口音的卡梅达？

(划过)

13 东京 国营铁路蒲田调车场

天空微微发亮。

镁光灯咔嚓咔嚓地对着趴在铁路旁的尸体照着。

检验处的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们在活动，当中有今西和吉村的姿影。

字幕：

案件发生在昭和四十六年^①六月二十四日清晨。

地点在东京国营铁路蒲田调车场内。

14 画面

装上警车的尸体。

今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肇事现场的证物——一块带血迹的拳头大小的石头。

^① 1971 年。

疾驰的警车。

在大学医院解剖的尸体。

各种各样的化学试验反应。

肇事现场的照片、穿着衣裳的照片等等，最后是解剖的照片。

字幕叠印在画面上。

被害人年龄：六十至六十五岁，削瘦。

服装：老式成衣，没标名字。

足以证明身分的东西，如名片夹、钱包等一样也没有。

血型：O型。

死因：前头盖骨凹陷，象是被人用钝器（如石头、铁槌之类的东西）击伤头部及面部致命，并企图造成死者被火车压死的假象。

胃内容物验出酒精成分。

死去约莫三四个小时。

15 西蒲田警察局 侦察总部

酒吧女招待A在接受本厅一处三科科长们的讯问。

在旁的今西和吉村。

字幕：

被害人曾经到过的罗恩酒吧的女招待。

科长：他是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来到酒吧的，对吗？

女A：是的。

科长：你怎么知道他说话带东北口音？

女A：哦，因为他的语音带斯斯腔。

* * *

接受讯问的女招待B。

科长：他的话带地方口音吗？

女B：是的。

主任：（对女B）是你亲耳听见的，不错吧？

女B：是的，地方口音很重。

16 罗恩酒吧

一间不大的托列斯^①酒吧。

今西和吉村面对面坐在最里边的一个座间里。

站在旁边的女招待A。

柜台边站着侍役和两名便衣警察，在场的还有女招待B。当时的情景又原原本本地重现。

科长：你将客人叫的冷酒端到桌上以后，就要坐下来？

女A：是的。可没等我坐下来，客人就说，我们有话要说，请你回避一下。

科长：是那个年轻人说的吧？

女A：是，是这边的那一位。（指着吉村）

科长：那么你呢？

女A：我就去陪柜台前的客人了。

女招待A提心吊胆地走去，坐下。

^① 酒厂的名字。

科长：（对待役）两人离开这儿的时候，快到十一点半了吧？

侍役：是的。

科长：共上了三次冷酒，那两个人一直在埋头倾谈……不，是他（指着今西）同这个年轻人（指着吉村）在聚精会神地谈论些什么，是吗？

侍役：是的。

科长：他们谈些什么呢？那儿离这儿很近嘛。

侍役：是啊……可当时在放唱片，他们的话声又低……

科长：那么，那个男的（指着今西）同这个人聚精会神地谈论，依你看，他们俩象是什么关系呢？是在商谈买卖，还是朋友叙旧？

侍役、女招待们在回想着。

科长：内容记不清也没关系，总会记得片言只语吧。

女招待A、B悄悄地议论开了。

女A：你没注意吗？

女B：嗯。

女A：当时我正给他们端去新添的冷酒。

女B：（歪着脑袋）唔，我什么也没……

女A：当我第二次上冷酒的时候，确实听见了一句什么卡梅达。

今西、吉村直勾勾地望着女招待A。

科长：卡梅达？

侍役和便衣警察也在望着女招待A。

女 A: 是的, 他们两三次谈到这句话, 什么卡梅达怎么啦, 卡梅达没变之类的。

今西用锐利的眼光盯住女招待 A。

科长: 卡梅达? 肯定是卡梅达?

女 A: 是, 没错。

17 酷热的莆田市街

今西和吉村一边揩汗一边四下打听。

吉村: (精神百倍地) 肯定有地方色彩啊。

今西: 为什么?

吉村: 可不是吗? 在罗恩托列斯酒吧里同被害人边喝边说的那个年轻人是个重要嫌疑犯……这家伙身穿白运动衫, 是白色的运动衫啊。从作案的情况判断, 作案人身上准溅满了鲜血。

今西点头。

吉村: 他这身打扮, 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远的。

吉村莽撞地走进一间旧公寓。

18 另一条街道

今西、吉村在走着。

今西: 可是, 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去考虑问题, 思路未免太窄了吧。

吉村: 为什么?

今西: 运动衫, 处理一下就行了嘛。可以把它扔在不显